

悼 陳香梅女士

· 劉守仁 ·

香荷挺立荳蔻年華爲無冕王結識飛虎成就佳話
梅花綻放投身政界華人之首著書立傳成正統史

四月三日晚上一位媒體朋友打電話給我：「總督你知道陳香梅女士過世了嗎？」，我答道：「我不知道。」，此時心中滿溢著不祥之感，掛電話後立刻電詢田在勸教官，他也只是聽說，但不確定，經上網讀到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方才確認陳女士於三月三十日在家中辭世的消息，並於當下將此新聞轉發給田教官及空軍、關愛空軍歷史的同好們，同時憶起過去與陳香梅女士相處的珍貴片斷。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位美陸軍退伍的上尉飛行員陳納德，應航委會秘書長蔣宋美齡女士之聘請，到中國來協助空軍發展；民國二十九年蘇聯志願隊全面撤出，中國空軍在戰機性能不如人的情況下，節節後退幾乎無以爲繼；民國三十年陳納德應委員長請託，回美促成援華事宜，在陳納德努力奔走下，終以租借法案於八月成立美籍志願隊，因戰果彪炳被昆明軍民稱頌爲「飛虎隊」；在日寇偷襲珍珠港後，美方對日宣戰，成立由陳納德將軍指揮的第十四航空隊支援中國戰區作戰，於民國三十二年在陳納德提議下成立中美混合聯隊（CACW），從此中美空軍攜手合作，共同對日寇攻擊爭取勝利。

民國三十三年，年輕的中央社記

者陳香梅小姐，英文能力好奉命採訪陳納德將軍，因仰慕英雄，且貼身採訪進而日久生情。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八日陳納德因史迪威的讒言，在日本投降前一個星期被解職返國，陳納德將軍於飛返美國途中在地中海上空，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陳納德將軍是一位真正全心且無私幫助我空軍的美籍人士，八年抗戰期間全期留在中國，爲空軍戰力戰備及武器提升而努力的友人，就因一位自私且不適格的同袍毀謗，致而無法親身參加日本投降儀式；每論及此，筆者不禁感慨萬千，美軍欠陳納德一個公道啊！

抗戰勝利後國家百廢待舉，八年抗戰都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戰，鐵路及橋樑破壞嚴重；當時最快速的運輸方式就是空運，因此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陳納德返回中國，次年即購入軍機成立民航空運隊，爲「行總」（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運送救急物資，協助復原。

民國三十六年有情人終成眷屬，陳女士成爲陳夫人，且其兩女的名字美華及美麗都由蔣夫人親取，並納爲乾女兒。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美國會通過陳納德晉升中將，七月二十七日陳納德因病在華府去世，終年六

十五歲，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在墓園所有的墓碑中，是唯一一刻有中文的墓碑，代表中華民國對他的推崇。

陳香梅女士到美後成為共和黨人，加入政界成為第一位進入白宮工作的華人，一生曾在甘迺迪總統、雷根總統及老布希總統等八位總統的政府內做事，在美國及國際間均享有極高聲譽。照理說筆者算是年輕後輩，沒有資格談論陳女士，但因筆者喜讀史實，對抗戰前後空軍的發展多有涉獵，因而對陳香梅女士的事蹟知之甚詳，並仰慕她是一位近代史上傳奇的女性，加上看完她著譯的「陳納德傳」，對於她洗鍊的文筆更是敬佩不已，心生嚮往。

民國一〇四年十月，筆者擔任空軍副司令時機會來了，陳香梅女士在女兒陳美麗陪同下來華參加國慶，十月七日晚間在圓山飯店由沈司令宴請陳女士，十月八日安排由筆者及拙荆陪同陳女士母女走訪官校及五聯隊；一大早在松山機場等陳香梅女士及她女兒陳美麗女士，由於陳女士無法長距離步行，以坐輪椅為主，到達後休息片刻就登機，在飛機上與陳夫人講了幾句話她就閉目休息。飛機到官校下機後，直接到軍史館，看到甫由司令頒授飛鷹的年青飛官列隊兩旁歡迎



陳香梅女士（前）和其女陳美麗（後）與陳納德將軍銅像合影留念。

，陳女士展開笑容。在貴賓室簽名合影後到簡報室，由筆者代表司令部及官校彭校長贈送紀念品給陳女士，接著筆者告訴新科飛官們關於「飛虎隊」的由來及陳女士的經歷，讓年輕人知道二戰時期中美共同合作的事蹟。參觀前，官校精心安排飛官齊唱空軍軍歌的橋段，陳女士高興的打拍子跟合；到二樓看陳納德將軍文物陳列區



筆者（右）與陳香梅女士及其女陳美麗一同參觀錦旗。

，內有不少珍貴文物，讓她欣喜的與陳將軍銅像合影。筆者告訴美麗姐未來會辦飛虎特展，名稱已想好了「陳納德、飛虎與抗戰」，美麗姐聽了很高興。接著前往航教館，陳女士看到P-40時睹物思人駐足良久，再到抗戰勝利七十年特展專區，陳女士非常開心看到陳展區有過去捐給官校（當年雲南各界送給飛虎隊）的錦旗文物，在錦旗前告訴後輩錦旗的由來，結

束後與官校同仁合影上機前往花蓮。

第五聯隊（第五大隊）是當年中美混合聯隊的成員之一，長期以來負責飛虎聯繫工作，聯隊長知道陳女士到訪事前用心籌劃，下機後就是一片熱情的官兵原住民迎賓舞。因屆中午時分，合影畢即前往用餐，膳後動身前往第五聯隊隊史館參觀。這座隊史館是由時任聯隊長田在勳將軍整建而成，並將原位於臺北新生公園的陳納德將軍銅像，迎回聯隊隊史館陳展，陳女士亦蒞聯隊剪綵，當她看到空軍及聯隊對於陳納德將軍的文物，保存妥善並規劃性的開放閱覽，露出久違的笑容。回到貴賓室，除聯隊長贈送紀念品，筆者再拿出民國三十四年一批有中飛飛行員共同出任務的戰報復刻板送給陳女士，她高興的拿著仔細端詳，上飛機後看陳女士精神及心情都不錯，大膽的問了些問題，並請陳女士在我準備的四件文物上簽名，這時筆者和拙荆已改口叫陳媽媽及美麗姐了，此時的陳媽媽一如鄰家長者般，侃侃而談，一旁的美麗姐靜靜的聽著，偶爾補充幾句，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她們母女情深相互依靠之情。

落地後，安排陳媽媽及美麗姐稍事休息，晚上宴請她們便餐聊天，一天的活動讓體力漸衰的陳媽媽略顯疲態；但陳媽媽下午到晚上講的話比這兩天的總和還多，可見她是打從心裡感到高興。餐會結束，送別時刻，筆者祝福陳媽媽及美麗姐身體健康、行程順利。

筆者原想明年去美國時可以去探望陳媽媽及美麗姐的，但陳媽媽過世的消息傳來，讓我心願落空，內心深感悵然；二戰時期的英雄人物皆逐漸凋零，而他們這一代人為了國家的生存抱持著「我死則國生」的忠貞志節，以自己的血肉做長城，捍衛國家領空，讓筆者熱血沸騰不禁想要大聲告訴前輩們「中華民國的空軍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應如此」。



筆者贈送陳香梅女士戰報復刻板。

陳香梅女士與第五聯隊官兵合影留念。

